

雜著

朱廷劄錄

晚悟集

卷四

앞표지 뒷면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雜著

南山問目

榜諭境內文 乙丑○判全州時

告諭諸生文

鄉約節目

學規節目

江都日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七

雜著

南山問目

已未五月與弟悅道詣南山先生命駕于一善
之元堂有日遂轉拜焉先生出眎所著易學圖
說因教曰今人開口便說理氣諸賢知理氣分
合之妙乎達道對曰理非別件物事只爲此氣
之中而在此氣之所以然合便混淪而自不相
雜亦不相離既知其不相離又知其不相雜庶
不悖於分合之義乎先生曰古之聖賢既罕言

理氣又未嘗分言理氣蓋析以分之者名目之
設也合爲一體者理氣之常也若因其名目之
分而遂以爲界別相對之物則理氣便各自爲
本雙立并行於宇宙之間耳理豈得爲氣之理
氣何得爲理之氣哉悅道曰誠如所教天下無
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直所謂二而一一而
二者也先生曰然

壬戌十一月拜先生于南山悅道偕留侍三日
講心經悅道問曰朱子以四端爲理之發七情
爲氣之發其所爲說各有地頭不可混而同之

比而合之否先生答曰四端自是性觸便感不
犯私僞故以理爲所發之主七情或涉私僞不
能純善故以氣爲所發之主然七情固莫非四
德之用而四端亦非外七情而別自爲端者也
以四端言之惻隱卽七情之愛與哀也羞惡卽
七情之怒與惡也辭讓施於喜怒哀樂愛惡之
際是非別於順逆輕重之境則其於七情之外
別有所謂四端乎以七情言之哀愛欲是仁之
發也怒與惡是義之發也喜與樂是禮之發也
七者隨事隨物感應各當是智之發也其於四

端之外又有所謂七情乎達道進曰四端之發非不資於氣而理有以主張七情之發非無與於理而氣有以用事就其所重而分別言之者以其所從來各有根柢苗脉故朱子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恐不必牽引配合而強爲一說也先生曰朱子不可分配之說蓋以四端感出純善七情或涉私偽而言之然其釋中和之義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之發爲情則孟子豈外七情而言四端乎特就七情中舉其直從本然之性者而名之曰四端苟能精究而

熟察之則四端實不外乎七情之中矣

庚申春與悅道往哭寒岡先生喪次歸路謁先生于南山達道京問聖人不制師服但使申心喪之制近世退溪先生之喪禹秋淵諸賢但以布笠縞帶終三年今日寒岡門下之服似過重未知如何先生答曰孔門弟子吊服加麻乃是師服門下執弟子之禮者固當如是至於遠方未及門之人亦爲白巾者非禮矣

壬戌春與悅道謁先生于南山是夕偕往不

知巖留二日講近思錄達道稟問南秋江達
可親經二姓王之句何如先生答曰吾東文
獻無徵秋江想未詳而云爾豈可以此而疑
圃隱乎仍問世傳退齋先生與吉冶隱先生
携手同歸云有諸達道對曰先祖與冶隱先
生爲道義契見麗季政亂并轡南下先祖居
尚州冶隱居善山世代已逝今無所攷證然
以勝覽所載皎潔其身能得行藏之道等語
觀之傳來之言恐不虛矣先生再三歎賞焉

右二條又出懶齋拜門錄

榜諭境內文

乙丑○判全州時

夫勸善懲惡古之道也人或有善而上不之勸
有惡而上不之懲則善者以怠惡者以肆風俗
不美職由於斯竊觀本府衣冠文物之盛黎庶
邑居之繁甲于南方其間豈無忠信孝悌之人
亦豈無悖德亂常之類哉古者教人之方雖未
能盡復於今而略依藍田遺制開錄于後每月
朔各面約正以各里人善惡報于都約正都約
正受之於四孟朔會詢其虛實各籍善惡告于
官司以爲勸勵之地則庶幾相勸相規偷風可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四
轉爲厚風今人何讓於古人哉都約正以下各
自飭勵盡心舉行

告諭諸生文 乙丑○判全州時

古者明倫善俗成就人才之方專在於鄉里之
糾察學校之導迪而自夫世教衰民不興行以
儒爲名者無復探索根原敦勵行檢之志屑屑
較計於聲名得失之場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
一而足彼蚩氓賤隸何所觀感而知善之當爲
而必爲惡之不當爲而不爲哉當職猥忝民社
之寄竊有慕古之意謹依呂氏藍田鄉約及漢

門所定罰目而略加增損以通于今第此件物
事必有本原工夫學問節度然後庶幾體用兼
備規模益廣遂取朱子白鹿洞規附其下又各
爲節目十餘條以補未盡之意蓋鄉約非洞規
無以資講習之益洞規非鄉約無以致體驗之
實二者相待而成不可闕一而如干條列亦皆
綴拾前輩緒論非剗置已見也惟我諸生於前
四條勅厲而勸戒之於後五教講明而力行之
直以無古今之異者未始不可行爲心則以諸
生天質之美本府素厚之俗何難於一變而至

道哉惟諸生勉之哉勉之哉

鄉約節目

一衆推年位德業俱尊者一人爲都約正才
學兼備者一人爲直月又於四面擇置副
約正及直月各一人各里庶民中擇謹厚
者一人爲里正勤幹者一人爲色掌專管
勸諭糾檢之事

一都副約所設于鄉射堂及四面書塾都會
以四孟朔面會以每月朔爲之

一鄉堂置都籍四塾置面籍列書約中人姓

名又各別置德業過失二籍直月掌之以
爲講約時考據勸懲之地

一每月朔日副約正各於其所管面內行月
朔會士人在籍者咸集庶民則里正色掌
外不必盡會直月讀約條一遍訖凡善惡
記籍約正詢于衆僉可然後乃行

一每四孟朔日都約正引四副正以下大小
諸員于鄉射堂爲都約會坐定行禮訖直
月中坐執聲讀約條一遍副正推說其義
使人人皆得通曉遂取四面記籍其有善

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以進于都約
正都約正受之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然
後令直月書于籍乃論獎罰既畢因倣鄉
飲酒儀陞降獻酬盡歡而罷

一四孟都會時士人在籍者各出白米五升
自官亦出若干物付之鄉堂以備當日需
用之齋月朔則赴會者各齋點心務從簡
略

一鄉約之法已經諸先輩增損其節目之纖
悉規撫之謹嚴如此倘或有因緣憑藉擅

作威福或持官府得失馴成倒置者其擾
小民害國政誠如前輩之言約中寧有是
耶有則切勿饒貸

一庶民之與士大夫名分雖不同而秉彝之
天一也豈可諉以蚩蠢而不思所以同歸
於至善之域乎其中有孝友實行人所共
知者自約所上其事于官以爲闡發激勸
之地

一男女嫁娶爲正倫之始雖至愚下賤不可
任情恣行或不待父母之命而私自相

從者特施重罰

一士庶家婚喪踰制自有 朝家禁令若有

過度者糾戒論罰

一凡罰大者報官答二十以下約正自斷論
人不宜已甚過失之在法前者并勿追以
開自新之路

一凡事必正己而後正人都約正以下各宜
飭厲以表率鄉里

學規節目

一極擇德義學業眾所推服者一人爲都學

究

若都約正之人兼帶亦可經明行修者

四人爲副學究

例兼副約正

分置鄉校及

四面書塾以勸導拔選儒生

一廣選境內士夫子弟及凡民俊秀者年十

五以上已冠者六十人擇其中飭行力學

者二十人陞付鄉校餘四十人分屬四塾

使之居齋肄業

拔外願入者許○自齋糧

一五所養士之費不可專委於育英齋自校

院各所隨力添補俾免齋供不贍學業中

輟之患

一各於齋生中擇定直月有司各一人糾檢
儒生收拾書冊等事直月掌之出納財穀
檢飭供饋之節有司主之皆有記籍遞代
時都副學究親檢傳與

一五所有司先計育英齋及校院一年所出
財穀幾何次計都副學究及齋生一年供
饋所入幾何紙筆燈油雜用所費幾何計
朔分俵務從簡略稍存贏餘以備會講及
鄉飲時需用之資

一諸生入齋之始都副學究列書所管儒生

姓名年齒各名下註以其日始某書讀至
某篇某章逐朔報官考檢勤慢俾絕因循
懈弛之漸

一各所皆置善惡二籍其立志益篤勤學不
怠者書于善籍敦獎之如有向學不誠違
規作過者學究戒諭之同業規警之亦書
于籍以俟自悔其終不能改者小則答罰
大則報官黜齋

一學究躬行正道以表率多士諸生所讀書
日課以督之間五日通讀其聽講之際不

惟正其音釋句讀以融貫文義曉達一篇
綱領為主

一每月朔望府官詣學堂與都副學究引諸

生謁先聖讀學規訖相與通讀講義第

其上中下三等而賞罰焉融貫文義曉達

綱領者為上句讀分明音響琅駉者次之

不通文義懸空說過者為下

一八歲入學自是先王遺制而今於設施之

初擇難畢舉自四塾領先各抄附近子弟

八歲以上別修一籍每月朔隨所讀考講

不通則略施答罰能通者報官論賞俾存

三代養蒙之本意已上居齋規模

一每日昃爽而興掃室堂整几案盥櫛衣冠
環立讀學規一遍待師長起寢齊進叅拜
仍行相揖禮各就坐課業

一聖賢論學必主於敬窮理非敬則不能踐
履非敬則不行苟不主敬百行萬善皆無
由以立

一古人讀書之法以大學爲先語孟中庸次
之不可躐越諸生先讀四子次及六經諸

史補之以心經近思錄朱子書節要等書而小學一書實大學之基本亦須時時翻習毋失朱夫子兼補之意

一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專心致志字逆句探期於通貫精熟而後已又於日課之外尋溫前所讀書毋至遺忘

一讀書之際非因文義講究切勿相顧閒談以致彼此妨課

一讀書之暇或習寫或抄錄皆要楷正時或游泳園臯暢發神氣夜間亦必有所事不

可暫刻放過

一師嚴然後道尊朝夕必參拜朔望必禮見
有事必稟有疑必質出入必告其警勉之
辭雖沒緊要處且當一意遵奉決不可道
聽塗說

一同學有兄弟之義以德相勸有過必規務
盡切偲之道決不可騁辭逞氣交相戲謔
爭長競短任加訾謗

一舉業雖不可廢固非儒者所急况今聚士
講學非爲舉業設也須知內外輕重之分

不患妨工而惟患奪志得如程子之言然後方可謂明體適用之學而庶免爲乾沒利穽中人

一聖希天賢希聖學者未到此境界不可便謂事業已了已上爲學節度

江都日錄

丁卯正月十七日關西伯尹暄馳 啓奴賊本月十三日犯義州十四日到定州

十八日聞賊已到嘉山 上引二品以上議守禦之策李貴以爲臨津多淺灘必不可守不

如專意江都李曙以爲南漢亦險阻可守三
南軍兵及都監砲手分二軍或守南漢或入
江都爲宜議頗矛盾未決而罷○擢張晚爲
都元帥兼都體使出征李景奭以從事官偕
京忠全慶都兼察使李元翼兼三道巡檢使
沈器遠贊 恩使金起宗

十九日聞義州陷十三日奴賊由水門殺守吏
開門突入府尹李瑩殊死戰死者相當賊執
判官崔夢寬斬首西門外仍向定州四散焚
掠執美女脫老弱衣服收丁壯剝頭充伍所

過無不空虛巡邊使南以興領三千兵馬赴
援定州凌漢城以軍少駐博川○兩司 啓
請以李曙領兵距塞臨津 不允

二十日雨終日尹暄馳 啓賊七百騎向嘉山
餘屯定州縮倉穀携妓作樂南以興與別將
金完八守安州城軍勢頗盛但薩水冰合無
以遮絕云○ 上引二品以上及三司多官

議 上曰賊逼矣爲之奈何昔紅巾賊三日
八松都矣李貴起伏曰 上教然矣失今不
避不及必矣莫如直入江都羣臣皆曰貴言

是也余進 啓曰 大駕離都城一步則民
皆散矣無可爲矣願 殿下亟抄精銳分據
江津 親御六轡進駐坡州以示先人有奪
人之氣不宜先自摧縮以示弱也且賊勢甚
急凡有啓劄令勿書入皆面陳焉 上顧問
曰此爲誰翰林曰正言申達道也大司諫李
滉曰達道之言固知不可從然姑徐之何如
上默然余仍伏 御榻下久之 教曰第
當更議處焉○水原軍四百名入衛○輔德
尹知敬疏請固守臨津卽差知敬臨津督戰

御史只給礮手若干名

二十一日尹暄馳啓凌漢山城陷守將定州牧使金搢也賊還屯定州休兵一日將直向京路云○上決策向江都從李貴之言也

命金尚容留都李曙守南漢大臣勲臣請世子分朝上不許累累陳達皆拒之承

旨李植因八侍啓曰殿下率三宮百官一入江都而賊兵塞江口則上下凡百支供非區區小島所可辦出且諸道無所稟令不無姦宄乘時竊發之患尤可慮也自上

既不欲出離 世子宜依魏晉行臺之制令
大臣率不繫百官分住南漢凡扈從散班并
付之行臺得專號令東西策應則江都省力
而有犄角四方有所繫心矣 上沉吟良久
答曰此言卻有所見出言於大臣於是諸大
臣請對曰自 上有大臣分住南漢之 教
臣等願得 世子分朝陪衛以行甚善 上
曰行臺之制亦善何必分朝也卿等勉爲之
李元翼進曰行臺之制不行於我國臣等安
敢當此任乎撫軍監國古或有之請 命

世子出鎮兩湖或嶺南以繫人心 上曰卿
言至此敢不勉從但 世子齒尚少非卿無
可托者恐筋力有不堪耳元翼曰 殿下旣
命臣臣雖耄矣敢不効死以報 上曰卿許
之以死社稷之幸也予暫入內宮卿等退俟
於閣門之外元翼曰今左右者皆 殿下之
股肱心膂當與此屬謀國而欲入內宮豈與
婦人謀之耶 上曰非然也 慈殿方動駕
駕發後當更議焉日將午 上再御收羣臣
議以全州爲 東宮駐劄之地李元翼仍

啓曰 分朝之初當以收拾人心爲主使之
簡其陪從約其騶率以除沿路供億之弊

上曰政予意也元翼卽請春坊衛司減半而
行 上從之親點單子春坊衛司只各四員
吏兵曹堂上各一員大將中軍各一員及砲
射手一百名當 上入宮時有人傳 東宮
同 慈殿發向江都余謂延平君李貴曰
東宮若已發向江都分 朝之計必不諧矣
亟令兵曹發民遮道俾不失機會宜矣貴顧
兵判李廷龜曰此言是也○夕 慈殿 中

殿出次黔川 廟社直向江都○ 朝廷以
參判張顯光副提學鄭經世差嶺南左右道
號召使

二十二日賊五六十騎已到控江越邊都民避
亂者彌滿江頭無船可渡哭聲震野○ 教
諭中外○賊致書于我有五種說因眎求和
之意

二十三日尹暄馳 啓賊十九日進犯安州大
砲之聲終日不絕二十一日城陷○賊請和
書又至略曰已未年出兵攻我誰負也上天

有知令我有今日矣兩國重整和好速差好人來講我亦速快回去我兵馬原不為要得爾國城也原不為要殺爾人民也兩國和好共享太平云云

朝廷欲許之郡守姜鶴年

上疏曰方今虜賊孔熾有長驅之勢遽爾中止用一介使以和為言彼之欲和者愛我耶畏我耶其心不在於畏我愛我則其求和之意灼然可見欲朝貢我也割地我也臣僕我也抑却背天朝拜力射日之兇計耳嗚呼此豈二百年禮義之邦所忍言哉况天朝

父母乎我東有再造藩邦之盛恩我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誠事大貽厥孫謨其在今日
豈忍輕棄而不顧哉况醜虜情狀以和爲名
而終必以和誤我 國家至大勢已去之後
惟意所欲此必然之理也賊若有一毫藉和
之名而遽示肆兇之意則寧以國斃不可含
垢忍耻求哀乞憐於無厭之犬豕而猶且終
不得免也伏願 殿下勿爲羣議所動斷自
聖衷一於義而不苟則保邦戡亂之機不
外乎此矣○賊已渡清川

二十四日聞平壤自潰尹暄退住中和元帥張
晚住開城○世子南幸都體使李元翼左
相申欽韓浚謙李植李明俊李聖求李景憲
尹墀金高等陪行體府從事官金世濂陸性
善崔有海

二十五日賊到平壤黃州自潰○司諫尹煌以
列聖陵寢皆在臨津之內 啓請固守臨津

○ 朝廷答書虜營

二十六日卯時 大駕向江都至楊花津令百
官及軍兵先渡來時 大駕渡江夕駐陽川

○留都大將金尙容林琳李尙吉巡邊使申
景瑗漢江把守將李曙○賊屯安州

二十七日卯時 大駕發行午駐金浦夕抵通

津○合 啓論延平君李貴首唱去邪之罪
不允

二十八日白氣繞日 大駕在通津○胡差到

平山使姜璫弘立于朴靈蘭英子等請見

國王講和廷議紛紜或云當留此接待或云
入江都盛陳軍容邀見校理姜碩期進言曰
外議皆言江都虛實不可使賊窺覘接待於

通津無妨此言似有理矣聞甲串戰艦只數
三隻云天塹雖可恃豈可以數三艘隻張我
軍容能使賊畏懼而不敢進哉必將謂我窮
蹙孤島益肆長驅矣自古夷狄之要和者何
限而未有如今日之無據一自義州之陷如
八無人之境而今忽送差請和其計正如金
人之愚宋豈不痛哉 朝廷不自覺悟無意
戰守甘心講和苟冀目前之無事臣恐難從
之請日至而 廟筭將不能善其後矣○午
後 大駕發至江上舟楫不具推護涉大將

金慶徵入馬駢闐至昏不能盡渡或有宿江頭者

二十九日夜風雨大作 大駕在江都

二月初一日大風雨雪避亂舟艦多敗沒 大

駕在江都○督和胡差又到平山 廟堂請

先送姜瓖於賊中蓋恐胡差見阻風濤和事

不成也○張晚投書姜弘立略曰 聖上以

宗室之胄承 王大妃命繼承寶位人倫復

明太平可期而不圖今日致此兵革天意亦

未可知也兩國各守封疆自來無纖毫讐怨

無故加兵恐非隣國之義若尋舊好我何辭

焉

初二日大風 大駕在江都○胡差到甲申其

書以永絕 南朝兄渠弟我爲辭辭極兇悖

訓練大將申景禎大司成張維李景稷等出

待○上章陳所懷仍乞遞職 不允○張晚

馳 啓胡千揔櫛名者到開城府言賊大陣

由中和還向平壤

初三日風 朝廷以晉昌君姜綱爲回答使持

贈物送虜營 國書略曰兩國相好必須誠

心相接真實無偽然後方爲可久之道如有
一毫未安于心而徒以口語外爲應諾則不
但不穀有自欺之愧天地神明實所共臨茲
敢盡吐所懷我國臣事 皇朝二百餘年名
分已定敢有異意我國雖弱小素稱禮義之
邦如使一朝而負 皇朝則貴國亦將以我
國爲何如執事大交隣自有其道今我和貴
國者所以交隣也事 皇朝者所以事大也
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唯當各守封疆各盡
道理相守相樂世世不絕此固不穀之至願

而上夫之所喜也唯貴國圖之

初四日 上行拜 廟禮百官扈 駕○關西

伯金起宗馳 啓賊兵號四萬實一萬四五

千而半是我民剃頭者義安之戰人馬死者

甚衆自義至平壤各城守卒不滿數百勢甚

零星可以邀擊 朝廷以觀勢勦滅知委然

實無戰守之意日以和好爲事中外莫不憤

惋○黃州兵使丁好恕拿囚

初五日 啓請批諸宰臣軍官八備儀衛 蒙

允

初六日張晚馳 啓贖上胡咨及弘立答書 胡

咨曰大金國二王府傳諭張尙書爾願講和
可差官速來若不願講和將我二次發去金
人速發回來我在野外下營百里以內糧草
已盡且無房屋如此艱難辛苦爾仔細思想
看爾打發兩遣人來甚麼不著我一介人來
我心甚疑特諭 二月初三日○弘立書略
曰兵旣深入軍情甚銳不可徒以口舌爭辯
特講真實好意厚遺禮物及贖軍之資速退
其師計之上也至於吊慶一節隨後講之未

遲事機至恚想高見有以諒之差人期於

御前親傳文書欲知彼此一樣相好此事至

緊亦宜熟講善處賊到祥原掠牛馬運倉儲

云

初七日聞賊已到黃州先鋒犯鳳山上視舟

師于燕尾亭仍御松岳山○金起宗馳

啓騰上弘立平壤榜文其文曰兼五道都元

帥姜曉諭平壤官民等各人遵照大金國二

王子明示各還巢穴耕種如舊以聽分付如

有懷疑在外違期不農者難免勦殺火速通

知急急還集信使臣朴葵英定將本城品官
及將官等還現者為先召募將差定隨其多
少成冊上送各別論賞事知委

初八日聞賊到平山○尹暄拿囚

初九日姜綱書 啓賊自寶山坪進住平山宣
言糧草俱乏不得已移陣誓不更前其言雖
不可信可保數日無事因封上弘立所陳別

紙一 國書中義不可背 皇朝事彼將終

日詰責臣以死爭之曰我國之事 皇朝數
百年非自今日始之云則彼將稍解怒氣

一 國書中用 天啓年號事亦爲詰責臣
極力開諭又解其怒 二 彼將曰吾自中和
深入此地者貴國萬待差人信使之來亦爲
過期恐爲中間所欺不得不前進以定和好
一 國書中天地神明實所共臨等語彼
將喜之曰貴國若果如此言自此相好言不
違天吾亦各守封疆世世修好云仍爲措天
爲誓 一 彼將曰貴國實欲和好必是誠信
王子王弟中一人偕送我國則不過一旬以
禮還送信勿疑訝已未攻我之將和好若成

當為盡送更勿遲難快送王子如或自我違
盟天必降罰仍指天為誓 一彼將曰切欲
兩國相好共享太平吾不要金帛物產然以
禮送之吾何辭焉 一彼將曰今見貴國重
臣謂定和會矣欲進則恐擾王京欲退則和
事未定勢將留此以待定事而暴露中野糧
草不繼願得近邑糧草以濟窘乏云云而辭
意甚悽 弘立蘭英及胡差九人以和事到豐
德兵判李廷龜戶判金著國大將申景楨大
司成張維等出接于燕尾亭○上引見大臣

諸宰領相尹昉請斬弘立等

初十日早朝自闕內盛儀仗禁雜人出八午時弘立蘭英等至弘立著草笠衣綿布天翼率二從胡跨馬而入觀者堵立有靦面目弘立等引見時依遼臣例上謂弘立曰卿爲國之誠良嘉弘立對曰臣苟休頑命得瞻天日不勝悲感上問彼賊兵數幾何弘立曰凡八營營各二千又問和事可成和成可退兵否弘立曰若許王子爲質可以成和當卽退駐平壤待草長回軍矣上曰賊無故動

兵何也弘立曰往歲奴酋之死 本朝不致
慰賊頗銜之適毛文龍憎李莞必欲致死諫
為 中朝檄文以與朝鮮合勢勦滅等語激
之以故賊雖動兵然臣等到鳳凰城始知向
我國矣顧今賊勢方張先鋒五千進陷義州
而彼兵死傷僅五六名凌漢則一胡持旗而
登不戰自潰安州則纔接刃隨即潰散所向
無前決不可抵當矣噫弘立全師投降之罪
姑勿論今既冒死登對 詢問之下當直陳
賊兵情實少為 本朝地也而猶且變幻為

說甘心披虜以自免其忌君負國如是而朝
著之間或有以忠信可尚縻之人心之陷溺
一至於此哉日暮弘立等還燕尾亭

十一日胡差劉海至欲抗禮不從大怒而去○

本朝移咨毛營報虜情

十二日雨胡差留○司諫尹煌執義嚴惺等

啓陳諸大臣主和辱國之罪因請斬弘立蘭
英等

十三日大風雨劉海見 上又欲抗禮給銀千
兩喜而從○ 朝廷以宗室原城令陞原昌

君稱主弟爲質賊初以親弟爲請廷議難之
劉海於掌中書假字以示之蓋虜意本在和
海居其間以和事爲已任者也原昌年纔二
十三而頗有膽氣進言曰臣死不足惜惟願

國家亟勦仇虜焉○賊留平山抄掠傍邑

十四日金起宗馳啓龍川府使李希建斬虜

使之招降者獨守孤城及安州陷軍遂潰不
得已來住營下秦川縣監李東龍嘉山郡守
陳誠一等安州之戰潰圍突出鐵山府使安
景深竄入海中不知所在云○副元帥鄭忠

信馳 啓與巡邊使中景琰時住兔山南兵
使邊渝亦自陽德領兵來會云○李廷龜張

維等書

啓備陳胡差問答

略曰原昌君與

李弘望來見劉差行茶禮罷出後臣等設宴

相接觀其顏色頗有歡洽之意酒半臣等出

示約條覽過答曰王弟今當徃彼可與金國

王子成納誓吾非主盟之人約條須詳語王

弟以送也見犯境後被虜人還送之語曰姜

元帥諸人自可還送如和通官韓姓人兄弟

既已剃頭何以還歸奈何臣等答曰韓乃逆

臣之子天下之惡一也為逆於此者何信於彼也兩國既定和好可即綁送云則答曰非以其人為可信既以逃命來歸一日二日自不能送且曰犯境二字似不安帖須改之且曰朴仲男今行多有勞其兄在此幸差該國可當之職且曰今來多有失禮屢蒙國王厚恩明日去時欲叩謝於闕門外諸大人以為可往則往不可則止臣等曰國王在憂中自有禮制前日待大人亦非輕忽而未免見訝至今未安不敢重勞大人云則答曰然

則諸大人幸為我代口以謝以表感戀之意
且曰舍人以快活為好男子王弟見金王子
時雖有所問勿為羞澁與侍郎相議快為酬
酢則吾等當就其中好語而為之臣等答曰
王弟生長深官不接外人應對之際必不嫻
習故有陪行侍郎矣蒙大人畱念至此多謝
多謝臣等又以王弟見金王子後速為還送
事屢言之則答曰吾當周旋而但必見汗然
後還來為好云云酒五行極其歡洽而罷送
至外庭而入矣敢 啓

十五日原昌君與李弘望等隨胡差往牙山弘

望仍留焉

贈物木一萬五千匹紬帶千段虎

豹皮一百領用刷馬輸送鞍具馬一匹環刀

八柄贈劉海以送

○

啓論完城君崔鳴吉

僨國敗事之罪

不允

○尹暄行刑丁好恕

白衣從軍

十六日金瑬李貴以營救尹暄推考禁府堂上

沈誦都事安廷燮以昏夜行刑拿囚○海西

伯馳

啓賊數百騎乘夜掩襲我軍皆棄甲

而走賊執兵使李楹以歸云

十七日賊時屯平山○崔鳴吉事再啓不

允

十八日傳曰尹暄雖犯軍律其子順之曾經侍從特爲助哀棺槨題給○司諫尹煌上疏曰今日之事名爲和而實則降也 殿下惑於奸臣僥倖之計力排公議甘心屈伏乃以千乘之尊親接虜差受辱備至而上下恬然曾不知耻臣不勝痛哭焉嗚呼 殿下以此虜爲愛我而求和耶其勢然也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况懸軍深入已踰千里軍無後繼卒

疲馬倦此所謂強弩末勢而我 國勤王之
師方集或拒守江津清野以待或據險設伏
勦殺遊騎則彼前不得鬪退無所掠不過十
日而有自敗之形矣狡虜知其然也乃以和
事愚我噫和事成則有必凶之道焉急則數
月緩則數年也與其等凶無寧決戰於今日
乎幸而得捷則 國勢堂堂戎虜自遁矣設
令不幸亦無入犯江都之患矣方今舟師大
集舳艫相接彼何能捨鐵馬之長技乘不習
之舟艦來犯我水兵乎目今大小將士中外

士民莫不扼腕思奮而 殿下不知勤王之
師暴露風雨凍餒俱迫而 殿下不恤惟以
和事爲務竭一國之力以餉仇讎之虜人情
痛惋悉聲載路臣竊恐外賊未至而內有涇
原叛卒之變也伏願 殿下赫然發憤廓揮
乾斷亟斬虜使以慰羣情斬主和誤國之臣
以絕邪說斬逗留奔潰之將以振軍律回賂
胡之物以犒三軍則人心激勵士氣自倍而
此賊不足破也 上下教曰尹煌之疏極爲
凶慘陷君不測政院開啓尹煌 啓曰和者

兩國相好之謂也降者一國屈伏之謂也臣
未知今日之事可謂和乎可謂降乎昔宋人
以和自愚先斬陳東等沮抑士氣臣請伏鈇
鉞之誅以快主和者之心三司進劄伸救

上答曰尹煌之言極爲可駁而爾等如是橋
譽今日人心亦難知也爾等俱以有識之人
臣事降虜之君不亦羞辱乎勿爲徒責寡躬
各自潔身退去以爲後日之地可也仍傳
曰尹煌削奪官職中道付處政院封還 答
曰予實過矣爾等之言是矣但尹煌似難在

職遞差余以遞差未安陳 啓 答曰依啓
十九日大雨終日余得差赴 京書狀官旋遞
二十日原昌君及李弘望馳 啓賊以 國書
中書 天啓二字發怒將更送劉海等力爭
云

二十一日劉海等十五人持胡書到豐德李廷

龜金著國等出接于燕尾亭胡書略曰來札

內 天啓年號極難用於我汗皇家今日勉

強原為貴國同心於 南朝今見來書貴國

不真心講和也况爾為朝鮮我為女真各書

各國號禮也今貴國擊 天啓來歷我我非

天啓所屬之國如今我兩國說請心和受

為兄弟之國若無國號就當寫我天啓年號

結為唇齒之邦若還書 天啓字樣即將令

弟送回我兩國永不相好請尊裁之

二十二日 上引諸大臣議之領相尹昉及昇

平君金瑬以為姑從胡差之言不書年號只

為揭帖許和為宜右相吳允謙曰若不書

天啓年號則不可許和 上默然久之曰依

領相言以揭帖例為之噫我國既是 天朝

藩臣而不用 天朝年號則天理存公人心
向背之機於是決矣右揆既發端於前 聖
上示靳持之意而引對諸宰無一人繼發陳
啓據理力諍納吾 君於大義截然之域
烏得免天下後世之譏乎○金起宗馳 啓
義州凌漢屯賊進逼青龍山城爲唐兵所敗
餘不滿數百騎云○摠戎使馳 啓奴賊雖
稱講和而留屯平壤愈肆擄掠與其虛守江
邊枉費糧餉無寧決死一戰及時勦滅云
二十三日李廷龜張維李景稷等與胡差劉海

日 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講定和議依揭帖例只書年月日多給禮物
胡差喜而從之○金起宗馳 啓袁經略直
擣賊巢義州屯賊稍稍撤還

二十四日胡差三人來辭請弘立偕與奴將叙
別 朝廷許之

二十五日胡差劉海發還

二十七日劉海行到金郊遇胡差還豐德蓋為
與 主上相對益盟也廷議引唐太宗渭橋
故事欲許之張維 啓曰海前有此請臣等
以上在憂服為鮮第更力爭彼或回聽矣

上然之

二十九日劉海及胡差泊燕尾亭請國王親莅盟壇李廷龜張維等據禮力辨其不可海等相顧默然

三月初一日劉海密言于廷龜等曰爾國王在疚不可歛血則只於殿上焚香爲誓退與爾國大臣刑白馬黑牛別於山谷隱僻處設壇誓天宜矣屬有行部別勅不可僂許新差所見處爾等再三強之吾當勉從云

初三日我及胡差設壇同盟劉海等發還

祭天

誓文略曰朝鮮國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

日與金國立誓云云○朝鮮國三國老六尙

書與大金國八大臣等宰白馬烏牛立誓云

云

初五日都體使馳 啓劉海還後賊分給本國

贈物于八營即日退回鳳山

初六日都元帥馳 啓副元帥軍官自陣上逃

還言賊自遂安路不意掩襲副元帥鄭忠信

北兵使尹璠南兵使邊滄黃海兵使李攢別

將李繼先趙時俊金大器柳珣安健朴德健

等并陷賊中南北大軍已盡潰散到此地頭
因知攸措只自撫膺長慟云○姜綱書 啓
臣等固請王弟還胡差言當到平壤八將各
設餞慰宴五月間當送云

初十日陳疏請拔兵追賊

十一日設 廷試于南門外擢許穡鄭維城南
振溟尹棨四人○都元帥馳 啓賊大陣會
黃州四散搶掠

十三日 上親臨視師于燕尾亭仍水操

十五日陳疏請 還都兼附急務四事

二十日持平趙綱上疏

二十三日 東殿來會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七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序

送金孝仲

榮祖

赴北幕序

送金孝徵

應祖

遊清涼山序

送許仲開啓之任蓬萊郡序

贈別金伯承序

送舍弟晉甫朝

天序

記

懶齋記

成歡郵館重創記

五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二

跋箴

敬書西厓先生手簡帖後

力學箴

元朝自警箴

表箋

本朝請由海路八頁表

本朝訓練都監進金應河忠烈錄箋

賀大殿准封箋

賀大妃殿箋

賀王世子冊封箋

正朝賀箋

哀辭

金而和 中清 哀辭

告辭

先祖退齋府君墓豎碑告辭

焚黃告辭

祭文

祭月川先生文

祭外舅中壘先生墓文

祭尹遠卿文

祭鄭比安復享文

祭從祖兄鼎峯公文

墓誌

伯父司憲府監察興溪府君墓誌

行狀

先考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城隱府君遺事

從祖兄鼎峯公行狀

梅園司空公實記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八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

送金孝仲榮祖赴北幕序

崇禎二年十月日余友金君孝仲以侍講院左
弼善出爲北評事評事佐貳之官也孝仲以儒
林雅望策名 清朝歷歛三司學足以輔導

聖躬才足以貫飾皇猷強足以糾遯官邪合置
經幄近密之地以紆晉接而備 顧問豈宜
屈於青油幢間耶夫鏡虜之衝也國之北門也
六鎮健兒素獷悍諸將多驕橫不循元戎節度

于時握中籌鎮殊俗使腥氛廓淨鎖鑰鞏固非
孝仲而誰哉然則宰相之所薦聞 聖明之所
擢用非踈之也極一時之選也况人臣事君隨
遇盡職豈以棲遲外僚有介於懷耶雖然學如
孝仲而區區佐貳於窮荒絕徼之外亦孝仲之
不幸也於其行也洛中相識莫不嗟惜余故道
願留者之情作歌以贈之曰朔雲橫兮寒風積
歲既暮兮邊雪皓驪駒鳴兮僕夫催慘將別兮
愁欲老我衣華兮我佩光子之去兮誰與翱翔
我作詩兮歌于途 君且召爾兮每疾其驅

送金孝徵應祖遊清涼山序

山至嶺之南蟠而爲太白之磅礴繚而爲八公之瑰麗結而爲伽倻之尖紆融而爲頭流之嶮濶嶺之山莫尙於四者然其專擅一世之美則四者不與焉詩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必鍾靈非常降人非常然後得專擅美譽於一世則彰靈異而擅美譽者其惟清涼山乎惟我退陶先生稟茲山清秀之精挺茲山厚重之氣道巍而德尊業廣而功崇所以撐柱乎聖道鎮服乎儒林者無異泰岱之於衆峙而環清涼六六諸峯

得被七十年昭回之光亘萬古而彌高則天其
鄒嶧我海東而武夷我山南者顧不在於茲山
乎金君孝徵慨然有志於學蓋於先生之道沒
身鑽仰優遊詠歌之不足又欲躡清涼之頂上
以求其想像髣髴於百年山頽之後孝徵其往
矣哉今其往也指其山曰先生杖屨所選也指
其臺曰先生咳嗽所墜也指其菴曰先生所棲
息也嘯咏也以至佳處獨領妙意難言真如老
先生當日入山句語則其得風範神采於躋攀
顧眄之間者不啻從容於天淵壠雲之側親承

音旨圖書岑寂之界此先生之函丈雖遠而正大之訓存焉者也孝徵其勉之哉余十年前嘗一八茲山而齒尚少干戈滿地未能恣意窮探以寓景行之思至今有餘恨焉曩余之所未盡者今以孝徵之行期之遂書以爲送

送許仲開啓之任蓬萊郡序

史氏稱蓬萊在東海上銀臺金闕望之如雲所謂蓬萊蓋指金剛山也高城爲郡在金剛山下守是郡者名曰蓬萊主人蓬萊天下之靈真窟宅也自開闢來守是郡者幾人遊茲山者幾人

羅麗數千年間未聞一人因官悟道如葉令龜
鳥異焉又未聞一人乘紫虬八玄圃見所謂安
期生者豈神仙之說誠荒唐抑金剛之外別有
所謂蓬萊歟往年一沙門過余言金剛萬二千
峯惟毗盧玉立天表恍惚不可狀羽客韻釋或
有攀磴者輒風雨倏不敢窺山門一步地此銀
臺金闕非烟火人所可容易得到也否今得賢
太守爲之主秋來倘免疾病當策款段躡芳塵
陟毗盧攀九井徜徉三日四仙而歸子旣先我
着鞭幸於搜勝之際遇山益幽水益清處刻留

余姓名於石壁上使蓬萊山靈知余一生夢魂未嘗不在於元化洞中也

送弟晉甫朝 天序

崇禎元年秋余季晉甫以冬至書狀浮海朝

天余與之別而爲之戒曰中天地而貴乎人者孝與忠也溫清以時葬祭以禮余季之事親始終可謂孝矣而移孝於忠余季之素所蓄積也夷險得喪無以易其守死生欣憾無以撓其中惟竭吾誠而盡吾分則彼波濤之蕩滴魚龍之出沒舟楫之傾摧不啻猶齋閣康莊而以之治

行事以之應辭命將無往而不自得精白一心
鞠躬盡瘁達吾君事大之誠荷聖皇字小
之恩使中朝士大夫知吾東方之有人此乃
兄之所望於余季者也躡齊魯而想聖賢之風
達皇都而盡天下之觀寓之目而得之心助
其氣而形諸文者未知與司馬子長之遊孰爲
壯也聞其樂而知其德後季子千有餘年亦能
辭耳於熙熙颯颯之樂否耶盡使乎之職而無
忝我先人之教則斯可謂忠於國孝於親而不
負中天地爲人之責矣余季其勉之哉

贈別金伯承序

伯承於吾戚之踈而友之切者也年雖後我學實先吾始吾與伯承遇也面焉而已後乃知其曾中所存識解超詣真閱覽博雅君子也甲辰春余與伯承會于冰院一盞青燈話十年之舊情忽忽告別更無幾於好會余不勝黯然之懷告于伯承曰夫人之聚也散也是數也今日之散者既有數則他日之聚者獨無其數歟以其數而言之則其聚也散也固不爲悲歡而由人情言之則有不得不爲之悲歡噫人之情其無

窮也歟

記

懶齋記

余李晉甫以懶名齋而居者有年余謂晉甫曰夫名齋者取於觀省而以爲自警之地也獨余季之名齋以懶者其義安在晉甫曰有說焉爭一毫之利圖萬金之富爲子孫謀衣食周利者之所勉而吾則否焉盜竊經史標掠章句舍其所學而徇匹夫之好惡爭名者之所勉而吾則否焉修飾其邊幅變幻其言語察強弱安危之

勢而爲其去就好黨者之所勉而吾則否焉低
聲隱跡暗行而明休曳裾貴人之門僥倖於萬
一患得者之所勉而吾則否焉夫如是則齋以
懶名顧不宜於吾歟余聞是言而知余季之所
不懶者存焉夫義慾不兩立善惡不并行孳孳
於彼者必不能自強於此故有所不爲然後能
有所爲今余季不爲富則能安貧矣不曲學則
能不徙其業矣不好黨而患得則心公而身不
陷於不義矣余季之所不懶者其在此乎苟或
不然頽然其無立也泛然其無執也無取舍於

彼此而惟安佚之是便則余季之所謂懶者終亦懶而已矣果奚取於齋之名辛酉端陽後二日兄晚悟書

成歡郵館重創記

國家置郵於歡蓋爲兩湖之衝而館之設自設郵始丁酉秋火于賊因而不復丞之處於長命且三十年余於天啓三年冬十月以成均典籍赴是任僦稷之民舍而處焉招集散隸恢滌遺址謀所以復之不幸今年春翠華南遷寢其事幾數月深懼夫因仍遷就無以副朝家

委寄之意也鳩材燒瓦乃更始役閱五十日而
工告訖衙舍凡十間視舊制有增無減益之以
廊廡繚之以墻垣丞之居於是乎苟有矣但是
役也出於時詘正夾二門受椽而止庖廚諸廨
未及瓦焉是可慨已然後者嗣之何患輪奐之
無其日也雖然丞之職在撫摩不在輪奐其必
息以恤之威以鎮之廉以將之信以令之使馬
畜蕃而入卒盛則郵存而館亦完矣 天啓四
年五月下澣韶州歸客記

跋

敬書西厓先生手簡帖後

帖卽西厓先生手簡梓于錦山者也余從權友
李明得之其字體謹嚴有法度雖尋常筆牘之
間亦可見妙道精義之所形也達道亦嘗一再
登門以未及卒業爲恨今見是帖宛然若受承
馨咳不覺感涕隨之略書數語于卷端以爲餘
生日夕觀省之資云爾歲庚戌五月端陽日門
人申達道敬書

箴

力學箴 九歲作

皇天賦予初無賢不肖之異雖聖賢亦非兩口
而四目彼丈夫我丈夫有爲者亦若是期追前
脩之微躅

元朝自警箴

乾元資始萬品載新物旣然矣矧伊吾人而齒
歲添而學日退而反而躬而獨不媿及此歲新
盍思自力滌而舊污懋而新德勝重以弘致遠
維毅無然玩愒歲不而貸勿怠勿助俛焉孜孜
睨彼寒藥曷而晚期

表箋

本朝請由海路八貢表

遼陽非漢槎可上譯路久斷於腥塵滄海利禹
貢全歸藩幣宜通於水道皇靈是仗侯度以修
欽惟中國聖人少年天子梯山航海德教遠暨
於八埏戢戈橐弓威聲已振於四裔何圖小醜
之梗化敢與大邦而為讎猘兪磨牙開元鐵嶺
之失守封豕荐食撫順清河之被圍祖宗三百
年山河已矣半瀕於版籍幽薊數千里疆域痛
哉全沒於腥羶而藩蔽有恪修之儀奈陸行無
轉達之路豺狼患深於當道貢獻路迷干戈禍

結於彌年會同禮絕堯封何處覓仰天日而徒
徨越裳盍往朝奉玉帛而踧踖顧重溟縱限於
東土而微誠庶通於北宸海不波揚可免舟楫
之失墜山有盜梗寧憂車徒之陷摧萬里洪濤
縱有魚龍出沒之患一葉輕帆保無豺虎竊發
之虞伏望俯察向日之誠特軫獻琰之懇許開
天東之鷁路俾避關北之狼烟則小聘大朝衣
冠獲列於萬國浮海達濟筐篚不滯於三韓臣
謹當恪守屏藩式遵典憲深仁普洽已感字小
之恩常貢紙修庶燁事大之禮

本朝訓練都監進金應河忠烈錄箋

見危授命貞忠無媿於古人立傳垂名壯烈不
朽於來世肆進記實之錄庸備褒節之資竊惟
一介偏裨百夫英特薄試邊鎮玉塞之韜鈴已
恢載贊總戎金城之鎖鑰自固一身都是膽雄
武無讓於子龍萬甲自在曾壯圖庶追於小范
屬小醜七旬稜化值中朝六月興師隸符虎於
左營自幸舍生有所授銅魚於故吏已知必死
無還奉天討而誓心擬掃胸鞞之穴仗皇靈而
唾手期清醫閭之墟何圖輿尸之有凶遂致元

戎之爲虜，裹瘡冒白刃已矣。殘甲三千，飲血指
蒼天。其如強弩八萬隻，手持蚌鷸之勢。一劍一
弓，狂寇肆豺虎之威。三退三進，竟以憤罵之許。
遠遽倅戰死之延年中，行之深讎未湔，目不瞑
於身後。先軫之至痛，莫紓面如生於陣前。氣節
凌霜，猶驚醜虜之心。膽忠精貫日，爭聳華夏之
聽聞。肆惟 聖朝勸勵之規，合有卓烈褒崇之
舉。扶綱常於一代，奚亶有國之耿光。樹風聲於
萬年，抑亦爲臣之柯則。圖畫厥像，竊願家家而
相傳。哀輯爲文，庶令人人而自勵。恭惟誕敷文

德載纘武功無忠不褒盛德允合於周武有死
悉錄殊恩遠邁於唐宗維茲編摩之書實係旋
節之典矧當板蕩之日寧緩勸忠之方伏念臣
紆籌匪人獎節有義適值 聖明之世獲覩卞
壺之死綏縱乏揄揚之才竊附李翰之作傳

賀 大殿准封箋

無往不復方賀黃河之清有隕自天忽覩紫牒
之降神人協慶動植均歡恭惟武烈文謨堯仁
舜哲欵器整頓天意之眷顧斯存會朝清明人
心之歸向舉切茲當寵錫之日益切欣抃之情

伏念臣白首南藩丹心北闕蓬萊雲繞雖阻鷺
班之趨嵩岳日高竊效華封之祝

賀 大妃殿箋

克配前聖旣著儀壺之徽音垂裕後昆忽覩錫
封之盛舉乾坤協慶朝野交歡恭惟海外曹高
女中堯舜遭世多難往事忝提於當時受祿無
彊哲命載新於今日茲惟准封嘉號猗歟永世
洪休伏念臣叨受國恩謬膺藩守黃污比陋河
清幸遇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

賀 王世子冊封箋

中興業懋方仰乾五之時聚小海波清忽覩震
一之正位權均朝野慶溢臣隣恭瞻睿德日新
英猷天授克濟艱屯之業功著光先繼昭重離
之明謨顯裕後茲當 聖造之初設誕膺寵錫
之新頒伏念臣跡滯南藩心懸北闕祝岡陵萬
年之壽縱未隨於漢班歌本支百世之詩竊自
慕於周雅

正朝賀箋

攝提貞孟方屆夏正之朝長樂稱觴復覩漢殿
之禮三韓再造百度一新恭惟德合經綸道臻

位育謹春秋之五始撫馭八方命羲和二官
調燮四序茂迓景貺益闡洪圖伏念臣久違宸
闈遽夏年籥南山獻祝莫廁鷓鷯之班北極懸
情第切犬馬之戀

哀辭

金而和中清哀辭

嗟吾生之苦晚兮謾好古以嚶嚶粵負笈於川
上兮得我公與之交余旣顓蒙而寡識兮望餘
光而優遊相與切切而惇惇兮導余武乎前脩
臺天淵兮潭濯纓叩柩中宵兮俯仰宇宙起感

魚飛躍之興兮詠雲鳥相管之句陶院晝永兮
易齋夜靜穿床幾日兮得聞緒餘淵源遠溯於
伊洛兮絲毛細究於朱書磨礮兮上下砭我愚
兮警我躁雖迷復而因成兮逝其無替乎此好
自夫嚮哭而歸兮悵吾生之踽踽世故兮多端
苦一別兮難再聚公青雲兮我泥塗我通籍兮
公解組閱星霜兮幾何夢明月兮屋梁位不滿
德兮年未及耄理難詰於彼蒼適來適去兮有
命存公何尤兮我何傷魂飄飄兮遠逝頰濁世
兮堪一笑墮塵白兮不能自拔撫余躬兮增嘆

歿不及吊兮葬未執紼媿古人以覲然挽歌遠
寄於千里兮哀淚一灑於風前

告辭

先祖退齋府君墓暨碑告辭

恭惟先祖挺生麗季格天至孝凌霄高致撐亘
宇宙輝映簡策至于今三百年之久而墓道無
顯刻不肖諸孫有虞于地謹具麗牲之石且請
於外裔副提學鄭經世略記行蹟一二于後以
鑱以豎以圖不朽嗚呼香火之奉庶無替於永
世霜露之感曷有窮於遺裔謹以清酌庶羞用

形惟夕生之身者之ノ
十三

仲虔告

焚黃告辭

不肖等猥蒙先訓兄弟三人俱登仕路仲男達
道於上年戊辰九月以世子宮左彌善參於
昭武寧社功臣會盟宴錄于原從一等爰用
國故推恩所生 贈考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
旨妣淑夫人積善餘慶幽明咸賴追念平昔音
容如在祇奉 恩誥悲喜交至敬錄以焚益增
哀慕謹以清酌庶著用仲虔告

祭文

祭月川先生文 丁未

天眷我東篤生陶翁祖孔禰朱爲百世宗猗我
先生見而知之曾唯一貫顏勿四非函丈從容
有契無疑陶翁旣歿文不在茲是以吾黨以所
事事君子所歸小人所畏縱不運動曷量功利
小子顓蒙蚤被薰沐珍重詩篇俾開心目余敬
拜受恐或失墜河飲未果山仰逾至胡天不憇
遽摧梁木適我遠遊未及執燭迨我來號倏爾
踰朔我思古人心焉愧忸孰啓我昏孰警我魯
道喪陶山慟均庚午世道悠悠俾我心灰凡今

形明先生文集卷之八
一四二
之人莫知我哀

祭外舅中壘先生墓文

嗚呼春雨秋霜日往月來二十五月之期忽焉
已至音容逾邈悲慕罔涯泰山喬嶽見先生之
氣像光風霽月想先生之襟懷孝可範於爲子
忠可法於爲臣逝將幽翳而莫之徵矧乎學識
之超卓易理之高明造詣之精深其孰得以測
而孰得以承耶茲與一二同志懼夫盛德懿行
之終於泯沒也今始千里來會粗成行錄一通
而文詞荒拙不能發揮其萬一嶺路阻脩疾疴

支離日後省掃又安可期秋草蕭疎一抔荒原
臨風長慟天地無言

祭尹遠卿文

椶楠可材狂飈摧折亦越騏驥中塗而蹶吁嗟
遠卿不幸類是純粹之資豪邁之氣名門生長
孺染有得識貫古今學窮幽蹟舒翹揚英雅論
冰生掉鞅文囿藉蔚名聲將明將昌遠大是期
不長其年胡至於斯幼稚失怙孤凰靡托執友
垂涕遠近嗟惜惟公與我分義世篤一言定交
膠漆莫逆中年雲樹分散南北眼中吾老幾許

阻濶歲在甲子重逢刮目半壁青燈十年情懷
痛飲一觴玉山兩頰曷以征邁義敦惻切自後
浮沉尔離尔合金蘭夙心愈久愈密孰云此來
泉路永隔淒涼几案寂寞簾幃依倚疇昔彷徨
刑儀撫孤長痛其知不知海內雖廣知音者幾
已乎已乎良覲無因單盃哭奠有淚沾巾

祭鄭比安 復亨文 庚午

惟靈頎容偉姿展也丈夫俯視一世謂莫知吾
往在昏朝彝倫不明公時抗疏大義日星擯黜
何辱身誑道伸直前不避無愧古人 聖主龍

興首加獎擢歷典二邑治聲藹蔚長途未騁大
限何促偶感末疾遂至奄忽千里松楸旅櫬將
歸鶴髮在堂嫠婦何依行路尚涕矧余親知逞
歲仲秋余自西還臨門握手情意彌勤那知此
別便成永訣奔走喪威荐苦新疾病未診問歿
未奔赴攀輦酌觴亦借人手分義掃如余懷之
悲形留神往哀寓于詞

祭從祖兄鼎峯公文

惟靈降奎璧精鍾清淑氣爰自蚤歲已辨賓主
潛心講學不得不措餘事文章煥然滂沛薄遊

藝苑鉅匠喘走戰輒塵壘竟償公車人爲公惜
公獨晏如原貧何傷顏樂自全蕭然茅屋坐客
無氈獨抱遺經惟日孜孜講道軒爺許心樂齋
有來摳衣虛往實歸縱不世用黼黻皇猷庶鎮
一方矜式士流達也庸陋蚤襲蘭薰諄諄誨誘
實篤實勤矧余小塾密邇軒屏風朝月夕幾荷
提醒公之寢疾余常診候公輒語余爾莫放了
爾勤爾學母余來問眷眷之意實出底蘊噫彼
巨慝逼誣先賢惟家大人抱章叫 閤人皆惴
惴公獨爲然余時陪往歷月未還曾未幾何奄

至易簣歿未面訣歛不躬執罪負生平愧恨實
極德音在耳德容在目不聞不見奈何冥漠祖
車就引挽歌先路迅風淒其頽景欲暮撫膺長
慟長慟曷已物愧菲薄文未盡意

墓誌

伯考司憲府監察興溪府君墓誌

聞韶縣東仙巖壬坐之麓卽我伯父宣務郎司
憲府監察府君衣冠之藏也葬後十二年戊辰
從子侍講院左弼善知製教達道泣而誌之
曰吾申之系鵝洲者世居尚州丹密縣自版圖

判書諱允濡碩德名紳譜不絕書歷按廉使諱
祐內府令諱光富縣監諱士廉至成均生員諱
錫命移卜于聞韶之元興洞生諱俊禎承仕郎
教授生諱壽隱居樂道前後徵辟皆不就生諱
元祿號悔堂孝友學問矜式後進卒 贈戶部
侍郎又 旋表門閭於公爲曾祖祖考考也妣
星山李氏耕隱先生諱孟專之曾孫秉節校尉
諱智源之女以 嘉靖丁未生公于元興里第
諱仙字喜之蚤襲庭訓孝友純至丙子悔堂公
棄世哀毀踰制比葬廬墓終三年壬辰島夷發

難公與吾先君慷慨揮涕倡起義旅爲前進節
度議者曰強寇未易輕犯姑且避入山谷相機
乘釁而發未晚也公笑曰吾已決一死勿復言
與柳正字宗介金翰林坡鄭進士世雅約會于
一直縣亭分左右衛遮截賊北來之路賊不敢
恣意剽掠傍郡咸賴之癸巳遭內艱喪葬祭奠
一於禮無違時值兵荒人至相食公雖在哀疚
中以捐財濟飢爲事或至并日而炊曠然不以
爲意仁愛之蘊多此類也丁酉有薦者直授司
憲府監察不赴放閒丘園優游自得餘十年

萬曆乙卯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九配宜人牙山蔣氏判書諱成吉之後司猛崙之女柔嘉貞淑得婦道甚後公七年卒合祔于公墓有五男一女男長尚道蔭判官次泳道次志道有文行次敏道次師道女適察訪李挺南尚道有五男一女男長塾次屋次埤次埴次墀女適士人張用五泳道有一男垌志道有一男一女男坡女適士人朴宗獻敏道有二男長坤次坳師道有三男長坵次坡次堅李挺南有三男一女男長慶培次德培次義培女適士人蔡之湖內

外孫曾男女并五十餘人嗚呼積善餘慶天理
豈可誣耶諸從氏請於余曰先君之墓木已拱
矣碣固未易圖願先誌焉余曰諾謹次其世系
來歷行蹟榘槩納諸幽堂至如銘小子所不敢
以俟夫當世立言之君子云

行狀

先考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城隱府君遺事

府君諱伋字懼之自號城隱其先鵝洲人鵝洲
之申自高麗始著版圖判書諱允濡當忠烈世

遇事敢言人比之唐介按廉使諱祐見王氏運
訖與吉洽隱先生携歸鄉里以至孝蒙棹楔之
典兩世事蹟載國乘及勝覽諸書按廉公有子
曰光富仕本朝歷敷臺省以直諫貶爵內府
令卞春亭季良爲文以祭之曰惟公有志如玉
之潔惟公有行如川之達提綱栢臺按轡南方
何忤巨奸黜爲鐵府蓋公實錄也是生諱士廉
彥陽縣監是生諱錫命成均生員有能詩聲今
月中桂詩傳于世於府君間四世曾祖諱俊禎
承仕郎教授祖諱壽侗儻有大節前後徵辟皆

不就周慎齋先生實銘其墓考諱元祿孝友學
問矜式後學世稱悔堂先生卒 贈戶曹參議
又 旌表門閭妣淑夫人星山李氏司諫院正
言耕隱先生諱孟專之曾孫秉節校尉諱智源
之女以 嘉靖庚戌九月九日生府君賦性仁
厚愷悌自幼服習弟子之職餘力學文而不煩
提督自底于成丙子參議公棄世府君啜粥寢
苫執禮過苦旣葬廬墓終三年搆草屋數架於
墓下扁以永慕爲終身哀省之所時值壬辰之
艱奉淑夫人八黃鷓山中雖當干戈搶攘中凡

所以優身養志之方靡不用極俄而聞三京失
守 大駕西遷與伯氏監察公慷慨流涕倡起
義旅人有不應募者必以忠義激之旬日之間
衆至累百人於是推監察公爲盟主以書約柳
公宗介鄭公世雅金公坡會于一直縣亭遂分
左右衛合勢以抗賊義聲一出人知死所懦者
有立恟者知勇雖無臨陣斬馘之功而傍近四
五邑賴以得全實我府君贊畫之力也翌年春
淑夫人寢疾府君日夜禱天願以身代及喪哀
毀幾絕時值大亂士大夫遭喪之家鮮有如儀

者而喪葬祭奠一於禮無違鄉里莫不感歎服
既闕歎曰吾所以勞心役志爭名於得失之場
者將以爲父母榮也今二親皆已下世復誰爲
乎自是廢舉子業日取洛建諸書潛心研究至
忘寢食癸卯因 朝令與崔訥齋撰輯亂中事
蹟完平李相公見府君所錄歛衽推歎曰考據
精博辭理典雅深得記事之體真古之良史才
也辛亥賊臣仁弘秉國政以退溪先生嘗於曹
南溟成大谷指其病而不許以中道乃於陞配
之初肆發誣逼之語府君聞之憤然曰學者於

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流生民禍及後世於是推原兩先生相與之義而攻破其說詣闕陳疏略曰李滉之於曹植成運謂之傲物輕世老莊爲崇難要以中道云者非指其不仕而言特論這箇氣像而惜其有偏處則其欲引而同歸於大中至正之道亦可想見於言外矣今仁弘妄認高尚爲中庸謂植運受誣於李滉而乃以科目發身謂之依違諧世臣聞曹植廢舉之年是李滉已登顯秩之後若使植早登科第則亦可謂依違諧世乎至以嘉靖乙巳年間爲

不可仕之時若以周旋於危疑之際爲失道則甯武子何以見稱於聖人也李滉天資純粹踐履篤實其立言著書實有以明先聖之遺旨示來學之模範誠如菽粟藜藿之不可廢也而今仁弘指以爲文學謂有陷溺淪胥之患吁此朱子所以見誣於陽明者也豈意今日復有此說况曹植嘗與李滉書曰先生身到上面又曰平生景仰有若星斗于天又曰無路承教於懿文之地其爲敬慕也至矣曹植之言百世傳信而親炙如仁弘反倡異論是非但不識李滉且不

識其師矣噫彼仁弘山林養望自許太過出一
言語思易天下而矧今 聖眷之下心有所恃
饒筆騁辭惑亂視聽其流之弊將至於滅民彝
害天理而 殿下不卽辨斥反加優許臣等恐
邪說橫流之禍將自此漸矣疏八廢主降旨溫
諭時羣兇滿朝以構禍士類爲事亦不敢以此
加害府君見時象乖亂未嘗不扼腕長歎令諸
子不習程文曰此非士子進取之日惟當杜門
晦跡謹言飭行不至貽累先德可也甲寅六月
二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五嗚呼不

宵孤尚忍言執府君平居莊敬自持無疾言遽色雖處幽獨不設惰慢之容追慕之心終始不懈每值諱辰先期齋沐祭需稱有無務精潔以致如在之誠事伯兄愛敬備至教諸子必以義方使之游學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冀其成立嘗以詩勗之曰持身如履薄操心若奉盈毋惰又毋荒毋忝爾所生處於鄉黨謙恭自牧凡民有喪莫不匍匐未嘗言人之不善未嘗與人較是非曲直然其好惡取舍一斷以義不肯枉道苟合家貧有時蔬糲不繼而怡然自處嘗曰吾見

世人勤苦營產以遺子孫而有不能自守者不知命也遂吟一詩曰皇天皆賦命世人不自知安危利其灾營營無不爲君子知天命修身順受之蓋以是遺安也蚤有經濟之志而半世林泉落拓不遇杜門却掃左圖右書悠然有獨得之趣晚除永嘉教授不赴爲文取辭達不尚鉤棘有遺文若干篇及南亂搜聞二卷藏于家妣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諱天祥之後展力副尉諱倫之女天性仁孝事君子無違德訓子女皆有法與府君同年生歿亦同年卽四月十六

日也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合窆于義城縣南
五土山兌向之原子女各三人男長曰適道次
曰達道次曰悅道適道悅道聯中丙午司馬達
道中庚戌司馬女長適士人金有燁次適奉事
任乃重欠適僉正朴宗敬內外孫摠二十一人
嗚呼府君之棄諸孤今已八年而幽堂之文尙
闕焉不肖孤等深懼夫因此遷就使府君盛德
至行無以顯揚於世以重不孝之罪乃敢撰次
行業梗槩如右將乞銘於當世之立言君子以
表墓道以圖永久嗚呼昊天罔極不肖男達道

泣血謹書

從祖兄鼎峯公行狀

公諱弘道字大中自號鼎峯其先鵝洲人遠世有諱允濡以清直顯高麗忠烈王時官至版圖判書有子諱祐應孝廉官至全羅道按廉使判書公卒廬墓三年其朝夕號哭處有竹雙生人以爲至孝攸感事 聞表其宅今尚之丹密縣有小石刻曰孝子里者是其遺墟也是生諱光富仕 本朝出入臺省遇事敢言忤權奸貶內府令事載卞春亭祭文中是生諱士廉彥陽縣

監是生諱錫命國子上庠以能詩名自尙州移
居于義城之元興洞子孫因居焉是生諱俊禎
從仕郎教授有士林重望於公間四世曾祖諱
壽值世昏濁不肯就仕丙寅後除寢郎又不
赴慎齋周先生寶銘其墓祖諱元福號靜隱卽
我王考悔堂先生伯氏也以孝薦除獻陵參
奉不赴考諱儼博學能文知名當世妣宜人一
善金氏籠巖先生澍之後忠順衛潤德之女以
嘉靖戊午十二月庚申生公于元興里第始
金夫人夢有人自空下告曰今夜當生異男背

上有黑痣其驗之及分娩果然見者異之自幼
澄然如玉端嚴齊慎不喜爲羣兒戲五歲始受
句讀讀數篇文理自通七歲能綴文遇題放墨
神忠川虜往往有驚人句語十三讀論語至顏
淵問仁章輒忻然曰學者依聖工夫其在是矣
因作勿字緘銘以自警曰聖言十六一字其機
機牙旣幹勻石必隨夫子論仁顏淵請事惟此
一旗聖學赤幟非禮之視非禮之聽爾其却之
非禮之言非禮之動爾其絕之旗乎一麾三軍
退聽旣克進步而廝殺旗乎一動百體從令亦

能清野而堅壁欽欽然如在行陣惟爾之績整
整焉內守愈安惟爾之力旗乎爲我使內姦外
宄不得窺覷於赤城則庶與爾翱翔乎安宅也
靜隱公見而喜之曰他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
弱冠從惟一齋金公彥璣學甚見敬重家東五
里許有仙巖寺公貯書數百卷日處其中俯讀
仰思至忘寢食如是者四五年學業大就旁通
舉業每試居魁雖省闈報罷一時儕類自以爲
不及甲寅靜隱公棄世公躬親殮襲戚易備至
庚寅處士公有疾公憂惶嘗藥晨夜不交睫及

喪拚擗幾不能支母夫人因寢疾繼歿公號哭
兩殯哀動隣里居喪儀節一遵朱文公家禮壬
辰島夷發難州鎮瓦解我先人兄弟首先倡義
公喜曰此吾意也卽往從之旬管軍務如蒟柎
之具餽餽之需無不竭力贊畫時令使襄慶男
擁大衆竄伏山谷間無意進戰公書陳慶男累
狀于巡察使請以張士珍代之時論快之癸巳
天兵南下供億調度無所從出公爲巡察使
作收糧文辭甚懇惻於是遠近競勸輸入軍國
賴以不之戊戌天將葉遊擊自醴泉移鎮于

義城士卒縱暴吏民皆逃匿公卽具狀投遊擊
其略曰大軍于役今幾年矣蕭條旅裝備嘗艱
苦勞者欲騎飢者欲食杠夫刷馬皆當責之於
我而蕩竭餘生辨應無路加以言語不達情有
所碍暴怒旣加歐朴或及於是老弱惶恟婦子
駭散荷擔東西莫顧舊業此豈主客相安軍民
兩便之道哉生以爲惟將官然後責立杠夫則
民力可紓惟擺撥然後許騎刷馬則田牛得全
其他糧饌容費芟藁雜物計數分俵節約詳定
則庶幾規撫有定策應有經官無騷擾之患民

有奠安之望矣遊擊見書大喜卽邀見謝曰微
公安得聞此箇節拍令部下列書將官軍兵騶
從馬匹幾何一日所需糧饌芟藁雜費幾何成
貼以付之至如杠夫刷馬皆有定式自是唐軍
莫之敢違一境遂得晏然於是公與縣人立碑
頌葉公威德公雖在干戈搶攘中不廢存省之
工與張旅軒徐樂齋兩先生結道義交以資麗
澤之益樂齋嘗贈詩一絕曰聖謨賢訓日星陳
此意何須讓別人高躅小齋淹住幸沿洄伊洛
可通津其傾心推許如此庚子巡察使以遺逸

薦公于朝公聞之感然曰是豈汨沒塲屋白首無成者所可堪哉可耻之甚也既而有不樂于心移卜于仙巖先壠下杜門謝絕人事日與諸生講學不怠翛然有自得之意辛亥賊臣仁弘當國柄用將嫁禍士林先人爲道儒倡將抗疏請討子弟皆危之公獨曰斯文之變極矣何暇顧一身禍福耶遂力贊之其衛斯道終始眷眷類此公患風脾有年至是冬疾旣革命侍者正席中堂恬然而終乃十二月十三日也明年二月葬于縣南五土山先隴下公天資溫粹識

辭精睿爰自蚤歲已知內外輕重之別而家庭
詩禮之傳師友講劇之益能薰陶助發日用常
行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然動靜有常氣象
安閒自然有人不可及者其事親也覲省之禮
菽水之供必誠必愼未嘗或惰雖細事必稟而
不敢自專其律已也每朝整衣冠謁祠廟端坐
一室終日對案未嘗有疲倦之色尤謹祭祀之
禮必前期沐浴致齋肅然起敬盡其如在之誠
學者衆至誠教誨欲其成立如有過失諄諄戒
誘必使遷改後已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朱子

書讀書之暇手抄濂洛諸賢格言名之曰性理彙
言以優考覽嘗病近世喪制弊壞遂取朱子家
禮及東方諸賢答問條分彙類爲喪禮考證以
備家間倉卒之用菟韜先世狀碣諸文字作永
慕錄又與族從梧峯之悌議修譜牒事而未克
就焉爲文章若不經意而溫雅委備自成一體
平生所爲文甚多輒不用藁只有詩文若干篇
藏于家配孫氏月城君仲暎之後察訪鳴世之
女柔嘉貞淑克配君子生子男二人女二人男
長壻克紹家聲次壻女長適李亨遵次適林以

準鳴乎公才足以需世文足以贊猷學足以矜
式後進而公既不求知於世世無推挽之者竟
未免畸苦坎壈齎志以沒云公之痛豈特爲一
家一鄉之不幸而已梧峯嘗曰大中文章學識
可作後生模範李敬亭民歲語人曰鼎翁有蘊
莫售畢命窮巷吾輩之著也二公於公爲莫逆
交相與欽慕傷惜如此亦可因此而得公之大
略矣達道自齟齬受鉗鎚于公過蒙愛與提誨
之勤至今不昧所向實公之賜也迺者長胤君
以余承學之久能說公餘馥屬以序次公遺事

義有所不敢辭者聊摭平日耳目所及第錄如
右以俟當世之立言君子云

梅園司空公實記

公姓司空諱精字聖執號梅園孝靈人遠祖諱
圖仕中朝官至諫議大夫始東來新羅八學士
之一也及麗朝有奉翊大夫判義寺事封孝靈
君諱仲常翰林博士號紫霞諱實門下侍中諱
敏代出顯官八本 朝開城留守諱達於公爲
高祖曾祖成均館事諱周祖軍資主簿諱發考
宣務郎開城府直長諱棐公生于 中宗庚午

而天賦純粹貌範竒偉年纔六歲事親以孝甘
旨之供晨昏之節卓絕於人及稍長遭母喪廬
居遵禮泣血盡哀閭巷庶民咸嘖舌而嘆曰孝
哉司空某自東國肇判以後有若許者幾何人
哉噫誠孝之悅人心果若是其大也丁考直長
公喪廬墓居三年 上聞公之孝行特 除箕
子殿參奉公以學不優謝仕退臥赤羅東老梅
私第慨然有求道之心 四字缺 踐履篤實退
陶李先生曰研精覃思反覆熟爛要以會諸心
而見之行事此實公之得力處也配宜人進士

朴世胤之女繼配宜人通德郎孫思文之女育
四男長角通政大夫聘金參奉琦女次心聘李
女次奎聘鄭林女次軫參奉聘尹希福女
長孫誨奉直郎司宰監僉正聘玉山張氏卽進
士竹亭公潛之孫女也高峯竒先生撰碑銘曰
養性存心行又恭遜是非不說長短何論噫斯
實錄也余何剛潤以備立言者採擇云爾通訓
大夫弘文館修撰鵝洲申達道叙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八



뒤표지 앞면

